

明清秘本小说集

鼓掌绝尘

(明) 金木散人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鼓掌绝尘

(明)金木散人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鼓掌绝尘/(明)金木散人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11

(明清秘本小说集)

ISBN 7-80171-056-8

I.鼓…

II.金…

III.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.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6227 号

明清秘本小说集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7 字数 1053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套

ISBN 7-80171-056-8/I·36

定价:60.0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NAC30/d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4集40回。题“古吴金木散人编”，各集分别为“永兴清心居士评”、“钱塘百拙生评”、“钱塘猗猗主人阅”、“钱塘百益居士校”。明崇禎本銜藏板本，大连图书馆、日本内阁文库有藏。大正五年(1916)大连支那珍籍颁布会铅字排印《含秀舍丛书》，收该书前14回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首叙巴陵才子杜萼，家遭变故，流至异乡，为翰林杜灼收养。杜萼与康汝平路遇相府歌妓蕙姿、玉姿，蕙、康鼓琴而奏，玉、杜吟诗相和，倾心不已。值元宵灯会，二人混入相府，欲再会二女。杜扇上题诗，玉姿借机相和。相国邀杜来府作画，并留其读书，玉姿是夜会杜，二人共寝，将晓，恐为人见，遂出走。途中与杜父相遇，杜父易名舒石芝，杜萼亦易姓为舒，三人同往长沙。相国闻杜、玉之事，以蕙赠康。后舒、玉、康、蕙会于北京，舒高中状元，康中进士，同归故里。舒又娶金刺史之女，玉姿与其姐妹相称。又叙姑苏才子文荆卿，父母早亡，寄居叔父檐下。荆卿贪杯恋酒，叔父劝之不改，并与书童出走。至临安，偶见李刺史之女若兰，吟诗唱和，互生爱慕。若兰相思成疾，荆卿假扮医生，见若兰，吐露唱和之语，若兰大喜，病愈，荆卿遂留住。二人朝夕相见，私订终身。若兰有叔

李岳，为人恶毒，不喜荆卿，先告官府二人私通，又装神弄鬼，欲置荆卿于死地。幸太守明断，荆卿、若兰得安。考期将近，荆卿进京赴试，得中探花，又至临安，接若兰同返姑苏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(1)
老道士指引凤凰山
- 第 二 回 杨柳岸奇逢丽女 (13)
玉帛舟巧合新诗
- 第 三 回 两书生乘戏访娇姿 (25)
二姊妹观诗送纨扇
- 第 四 回 作良媒一股凤头钗 (37)
传幽谜半幅花笺纸
- 第 五 回 难遮掩识破巧机关 (49)
怎提防漏泄春消息
- 第 六 回 缔良盟私越百花轩 (59)
改乔妆夜奔巴陵道
- 第 七 回 宽洪相国衣饰赏姬 (69)
地理先生店房认子
- 第 八 回 泥塑周仓威灵传柬 (80)
情投朋友萍水相逢
- 第 九 回 老堪舆惊报状元郎 (90)
众乡绅喜建叔清院
- 第 十 回 夫共妇百年偕老 (99)
弟与兄一榜联登
- 第 十 一 回 哈公子施恩收石蟹 (109)
小郎君结契赠青骢

- 第十二回 乔识帮闲脱空骗马 (120)
风流侠士一诺千金
- 第十三回 耍西湖喜掷泥菩萨 (132)
转荆州怒打假神仙
- 第十四回 察石佛惊分亲父子 (145)
掬湘江羞见旧东君
- 第十五回 凤坡湖龙舟斗会 (155)
杏花亭狐怪迷人
- 第十六回 假天师显术李家庄 (165)
走盘珠聚党杨公庙
- 第十七回 三少年会猎魁星阁 (175)
众猎户齐获火睛牛
- 第十八回 韦丞相东馆大开筵 (183)
盛总兵西厅小比射
- 第十九回 紫石滩夏方重诉苦 (192)
天官府陈亥错投书
- 第二十回 两同寮怒奏金銮殿 (200)
二总戎荣返汴京城
- 第二十一回 酒痴生醉后勘丝桐 (209)
梓童君梦中传喜讯
- 第二十二回 哑园公错卖美人图 (218)
老画师惊悟观音像
- 第二十三回 诉幽情两下传诗 (228)
偕伉俪一场欢梦
- 第二十四回 丑姑儿园内破花心 (237)
小牧童堂上遗春谱

- 第二十五回 闹街头媒婆争娶
挨鬼病小姐相思 (244)
- 第二十六回 假医生藏机探病
瞽卜士开口禳星 (253)
- 第二十七回 李二叔拿奸鸣枉法
高太守观句判联姻 (263)
- 第二十八回 文荆卿夜擒纸魍魉
李若兰滴泪赠骊词 (274)
- 第二十九回 赴临安捷报探花郎
返姑苏幸遂高车愿 (285)
- 第三十回 饰前非厅前双膝跪
续后韵而上两留题 (296)
- 第三十一回 嫖赌张大话下场头
仁慈杨员外大舍手 (305)
- 第三十二回 腐头巾拦路说人情
醉典史私衙通贿赂 (313)
- 第三十三回 乔小官大闹教坊司
俏姐儿夜走卑田院 (322)
- 第三十四回 邻老嫗搬是挑非
瞎婆子捻酸剪发 (331)
- 第三十五回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
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(339)
- 第三十六回 遭阉割监生命钝
贬凤阳奸宦权倾 (347)
- 第三十七回 求荐书蒙师争馆
避仇人县尹辞官 (355)

-
- 第三十八回 乘月夜水魂托梦 (365)
报深恩驿使遭诛
- 第三十九回 猛游僧力擒二贼 (375)
贤府主看演千金
- 第四十回 水陆道场超冤鬼 (386)
如轮长老悟终身

第一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凰山

词：

香脸初匀，黛眉巧画官妆浅。风流天付与精神，
全在秋波转。 早是萦心可惯，那更堪频频顾盼。
几回得见，见了还休，争如不见。

烛影摇红，夜来筵散春宵短。当时谁解两情传？
对面天涯远。 无奈云稀雨断，凭栏下东风吹眼。
海棠开后，燕子来时，黄昏庭院。

这一首词，名唤《烛影摇红》，说道世间男女姻缘，却是强求不得的。虽然偶尔奇逢，俱由天意，岂在人谋。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，两相瞥见之时，彼此垂盼，未免俱各钟情，非以吟哦自借，即以眉目暗传；既而两情期许，缔结私盟，不知倩了多少蝶使蜂媒，捱了几个黄昏白昼。故常有意想不到的，而反得之邂逅，又或有垂成不就的，而反得之无心。及至联姻二姓，伉俪百年，一段奇异姻缘，不假人为，实由天意。所以古人两句说得好：“姻缘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”正说“姻缘”二字，大非偶然矣。

如今听说巴陵城中有一个小小儿童，却不识他姓名。在怀抱时就丧了母，其父因遭地方有变，把他抛撇在城外梅花圃里，竟自弃家远窜。后来，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苍头收在身边，把他待如亲子，渐渐长大。到了七岁，此儿天资迥异，识见非凡，晓得自己原有亲生父母，不肯冒姓外氏，遂自指梅为姓，指花为名，乃取名为梅萼。那圃旁有一座道院，名为梅花观，并适才那所梅花圃，却是巴陵城中一个杜灼翰林所建，思量解组归来，做个林下优游之所。观中有个道士，姓许名淳，号为叔清，尽通文墨，大有道行，原与杜翰林至交。这许叔清见梅萼幼年聪慧，出口成章，大加骇异，时常对管圃的苍头道：“此儿日后必登台鼎之位，汝当具别眼视之。”苍头因此愈加优待，凡百事务，都依着他的性子。那许叔清每见一面，便相嘉奖，遂留他在观中习些书史。这梅萼虽是有些儿童气质，见了书史，便欣欣然日夕乐与圣贤对面。一夜徐步西廊，适见月光惨淡，遂援笔偶题一律于壁上，道：

疏钟隐隐送残霞，烟锁楼台十二家。
宝鼎每时焚柏子，石坛何日种桃花。
松关寂寂无鸡犬，檉树森森集鹤鸦？
月到建章凉似水，蕊珠宫内放光华。

右七岁顽童梅萼题

越旬日，杜翰林因到圃中看梅，便过观中，与许叔清坐谈半晌。遂起身行至西廊，见壁上所题诗句，顿然称羨。又见后边写着“七岁顽童梅萼题”，愈加惊异，叹赏不已。便问许叔清道：“这梅萼系是谁氏儿童，而今安在，可令他来一见么？”许叔

清道：“杜君，此儿因两岁上，不知谁人把他撇在梅花圃里，倒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老苍头，收养到今。杜君若亟欲一见，待我着人唤来就是。”杜翰林十分喜悦，只因自己无子，便有留心于他了。许叔清便把梅萼唤到跟前，杜翰林仔细觑了两眼，高声称赞道：“好一个小儿！目秀眉清，口方耳大，丰姿俊雅，气度幽闲，将来不在我下。决非尘埃中人也。”便问道：“汝既善于吟咏，就把阶前这落梅为题，面试一首，何如？”梅萼不敢推却，便恭身站在厅前，遂朗吟一绝云：

不逐群芳斗丽华，凌寒独自雪中夸。
留将一味堪调鼎，先向春前见落花。

杜翰林听罢，心中惊异，便对许叔清道：“我看此儿年纪虽小，志气不凡，天生如此捷才。真是世间一神童也。”许叔清见他满心欢喜，便欲把梅萼引进，遂说道：“今日若非杜君对面，此儿岂肯轻易一吟。若只吟一首，恐不足以尽其才思，必当再吟，何如？”梅萼道：“公相是天朝贵客，小童乳臭未干，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只字。”杜翰林与许叔清同笑道：“不必过谦，仍以原题再咏。”梅萼再不敢辞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又口占一绝云：

玉奴素性爱清奇，一片冰心谨自持。
惟恐蝶蜂交乱谗，肯将铅粉剩残枝。

杜翰林拍掌大笑道：“许道长，此儿不可藐视，开口成诗，一字不容笔削。即李、杜诸君无出其右，岂非天才也耶？”许叔

清道：“杜君所言极是。只因淹滞泥途，恐燕山剑老，沧海珠沉，那得个出头日子？”杜翰林暗想道：“我想此儿有此大才，异日必当大用。今我又无子嗣，他既无父母，便着他到我府中延师教诲。长大成人，倘得书香一脉，也好接我蝉联，真不枉识英雄的一双慧眼。”便对梅萼道：“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读书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梅萼道：“梅萼一介顽童，无知小蠢，得蒙公相垂怜，诚恐福薄，不足以付厚望。”杜翰林便着人去唤那管圃的苍头来，吩咐：“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领赏，白米五石，白银五两，以酬数年抚养之劳。”苍头虽是口中勉强应承，心里实难割舍，只得眼泪汪汪，相看流涕，叩谢而去。

杜翰林把梅萼带到府中，遂与夫人商议。那夫人原是识相的，一见梅萼，便大喜道：“此儿相貌非凡，他日当大过人者。吾家喜得有子矣。”遂劝杜翰林替他改名杜萼，纳为己子。即便浑身罗绮，呼奴使婢，一旦富贵，非复昔日之梅萼矣。随又延师讲读。且杜萼毕竟是个成器的人，在杜翰林府中，整整读了三年，十岁时，果然垂髻入泮。杜夫人满心欢喜，爱如珍宝，胜似亲生。一日与杜翰林商量，就要替他求亲。杜翰林止住道：“夫人，吾家止他一子，小小游庠，岂无门当户对的宦家作配？依我意思，只教他潜心经史，万一早登甲第，求亲未迟。”杜夫人见翰林公说得有理，不敢执拗，只得依从。

又过了几年，忽一日来到梅花圃中看梅，便寻昔日那个老苍头，俱回说两年前已身故了。杜萼听罢，暗自掩泪道：“我想自裸时失了父母，若非此人收留在身，抚养几载，何能到得今日？古人云：为人不可忘本。”便又问道：“那苍头的棺木，如今却埋在那里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就过圃后三里高土堆中。”杜萼就着人去买一副小三牲，酒一尊，香烛纸马，随即走到高土堆前，

殷勤祭奠，以报数年抚养之恩。

祭奠已毕，只见一个道童向圃后远远走来，道：“杜相公，我们梅花观许师父相请。”杜萼问道：“你许师父就是许叔清老师么？”道童道：“恰就是当初留相公在观里读书的。”杜萼道：“这正是许叔清老师了，我与他间别多年，未能一会，正欲即来奉拜。”就同道童竟到梅花观里。

许叔清连忙迎迓道：“杜公子，一别数年，阶前落梅又经几番矣。犹幸今日得赐光临，何胜欣跃。万望再赐留题，庶使老朽茅塞一开，真足大快三生也！”杜萼笑道：“向年造次落梅之咏，提起令人羞涩，至今安敢再向尊前乱道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公子说那里话，昔年所咏落梅，今日重来相对，如见故人，正宜题咏。我当薄治小酌，盘桓片时，万勿责人轻褻。”即便吩咐道童，整治酒肴，两人尽兴畅饮，欲为竟日之欢。饮至半酣，杜萼道：“老师，今岁观中梅花，比往年开得如何？”许叔清道：“今年虽是开得十分茂盛，却被去冬几番大雪都压坏了。杜公子若肯尽兴方归，即当携樽梅下，畅饮一回，意下何如？”杜萼欣然起身，携手同行。着道童先去取了锁钥，把园门开了，然后再撤酒席。二人慢慢踱到园中，果见那些梅花，都被冬雪损了大半。道童就把酒肴摆列在一株老梅树下，两人席地而坐，畅饮了一会。忽见那老梅梢上“扑”的坠下一块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却是腊月里积下的一团雪块。许叔清道：“杜公子岂不闻古诗云：‘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’今既有梅有雪，安可不赋一诗，以辜负此佳景乎？谨当敬以巨觞，便以雪梅为题，乞赐佳咏。老朽虽然不敏，且当依韵一和。”便满斟一巨觞送与杜萼。杜萼也不推辞，接过来，一饮而尽，遂口占一绝云：

老梅偏向雪中开，有雪还从枝上来。

今日此中寻乐地，好将佳酿泛金杯。

许叔清拍掌大笑道：“妙，妙！数载不聆佳咏，又幸今日复赐教言，真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。”杜萼道：“但恐鄙俚之语，有污清耳，献笑，献笑！”就把巨觥依旧满斟一杯，送与许叔清道：“敢求老师一和。”许叔清连忙把手接过酒采，遂谦逊道：“公子若要饮酒，决不敢辞。说起作诗，但是老朽腹中无物，安敢胡言乱语，实难从命。”杜萼道：“老师说那里话？适才见许，安可固谦。”许叔清也不再辞，把酒饮一口，想一想，连饮了三四口，想了三四想，遂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只是杜撰不堪听的，恐班门弄斧，益增惭愧耳。”杜萼道：“老师精通道教，自然出口珠玑，何太谦乃尔。请教，请教。”许叔清拿起巨觥，“啣”的一口饮尽，便朗和云：

雪里梅花雪里开，还留融雪堕将来。

惭予性拙无才思，强赋俚词送酒杯。

杜萼称赞道：“妙得紧，妙得紧！若非老师匠心九转，焉得珠玉琳琅！”许叔清大笑一声道：“惶愧，惶愧！”

一会儿，那道童折了一枝半开半绽的梅花走来。杜萼接在手中，嗅了一嗅，果然清香扑鼻，便问道：“敢问老师，为何这一枝梅花，与梢头所开的颜色大不相似，却是怎么缘故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公子，你却不知道，这梅花原有五种，也有颜色不同的，也有花瓣各样的，也有香味浓淡的，也有开花迟早的，也有结子不结子的。方才折来的，与梢头的原是两种，所以这颜色

花瓣各不相同。”杜萼道：“敢问老师，梅花既有五种，必有五样名色，何不请讲一讲。”许叔清道：“公子，你果然不晓得那五种的名色？我试讲与你听。”杜萼道：“我实不晓得，正要请教老师。”

许叔清笑道：“五种的名色，一种赤金梅，一种绿萼梅，一种青霞梅，一种层迭梅，一种仙山玉洞梅。”杜萼道：“敢问老师，梅花虽分五种，还是那一种为佳？”许叔清道：“种种都美，若论清香多韵，还要数那绿萼梅了。”杜萼便又把手中梅花向鼻边嗅了几嗅，道：“老师，果然是这一种香得有韵。”许叔清笑道：“杜公子今日幸得到这梅花观，适才又承教了梅花诗，便向这梅花园内畅饮一番梅花酒，也是对景怡情，大家称赏，岂非快事！”杜萼大笑道：“老师见教，极是有理，就把折来这一枝梅花侑酒何如？”许叔清道：“妙，妙！”就唤道童把壶中冷酒，去换一壶热些的来。

那道童见他两人说得有兴，笑得不了，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，放在那梅树旁边，加上炭，迎着风，一霎时，把酒烫得翻滚起来。许叔清便将热酒斟上一觞，送与杜萼道：“杜公子，当此良辰，诗酒之兴正浓，固宜痛饮千觞，博一大醉。只是杯盘狼藉，别无一肴以供佳客，如之奈何？”杜萼道：“老师何出此言？我自幼感承青眼，原非一日相知，今日复蒙过爱，兼以厚扰，不胜愧赧，嗣此倘过寸进，决不相忘。”许叔清道：“我与公子父子交往，全仗垂青。今日之酌，不过当茶而已，安足挂齿。敢问公子，今岁藏修，还在何处？”杜萼道：“正欲相恳此事。敢问老师这里有甚幽静书房，假我一间，暂栖旬月，不识可有么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公子，我这观中你岂不知，并无一间幽静书房可读得书的。你若果肯离得家，出得外，奋志攻书，我指引

你一个好所在，甚是精洁，必中你的意思。”杜蓁道：“请问老师，还在何处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此去渡过西水滩，一直进五六里路，有一座凤凰山，山中有一座清霞观，甚是宽绰，前前后后约有数十间精致书房。观中有一个道士，姓李名乾，原是最契的相知，一应薪水蔬菜之类，甚得其便。杜公子回去与令尊翁计议停妥，待老夫先写封书去与他，要他把书房收拾齐整，然后拣个好日，再去如何？”杜蓁道：“既有这个所在，况又老师指引，家尊自然允诺的了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夕阳西下，杜蓁便起身作别。许叔清道：“本当再谈半晌，争奈天寒日晡，不敢相留。”便携手送出观阁。

杜蓁遂辞谢而去，回家就与父亲商量清霞观读书一事。杜翰林满心欢喜，便允道：“蓁儿既然立志读书，异日必得簪缨继世。明日是个出行日子，何不买舟竟往凤凰山，先去拜望了那清霞观中道长，然后回来收拾书箱，再去未迟。”杜蓁谨遵严命，随即着人到梅花观里约了许叔清，次日买舟，一同来到凤凰山。两人逍遥徐步，四下徘徊观看，果然好一座高山。只见：

奇峰巍耸，秀石横堆。山冈上全没些兔迹狐踪，草丛中惟见些野花残雪。云影天光，措不出四围图画；鸟啼莺唤，送将来一派弦歌。这正是：山深路僻无人到，意静心闲好读书。

杜蓁看了一会道：“老师，果然好一座山。正是眼前仙境，令人到此，尘念尽皆消释矣。”许叔清便站住在高冈上，又四下指点道：“杜官人，你看此山，形如立凤，前后来龙，两相回护，